

青山见我应如是

○王洁

最近，西安举办了一场博览会，丝路沿线的国家几乎都来了。我看到了郑娥，她带着绚丽的羌绣作品参展，吸引了各种肤色的人们驻足观看和惊叹，这个汉水源头、大山深处的非遗明珠，再次震撼了世人。我本想上前和郑娥打个招呼，却终究只是围观了一会儿，和其他人一样送上诚挚的掌声，然后默默走开。

我不想打扰《过秦岭》里面的任何一位主人公。

毕竟言语并不能完全表达我们对秦岭的复杂情感。于我，是深深的眷恋，因为有太多留存在儿时的记忆，在秦岭深处——或是滚落下来的毛栗子，或是一朵叫不出名儿的小花；于“养蜂人”王瑛，也许是一种期盼，他依然等待着女儿的“回心转意”，坚信有一天，父女会相视一笑；于李连杰，也许有规划里的自己的茶厂，还有似是而非的对母亲的等待。

些许无可奈何，些许信心满满。有人抱怨过自己出生的环境，连接着贫穷和不便；有人改变过，想要走出去看看；有人回来了，带着都市的疲惫和浓浓的乡愁。

所以，我究竟要在《过秦岭》里面记录什么呢？青绿？奋斗？还是小人物的悲欢离合？

那便走吧，当不知道要去往哪里时，也许走得更远。

我与生活、工作在秦岭里的人们依次相遇，聆听他们的故事，仿佛自己也过起了不一样的人生。

秦岭巍峨几何？一脉传承千年，一横划分南北气候，古今多少文人墨客、政客商贾，为秦岭激扬文字，从中汲取了精神力量。

故此，它是伟大的。概因如此，当我要写老间时，他还说，“你都是大作家了，还写我们这种小老百姓吗？写了谁认识我们？还会影响你的写作水平。”

我严重不同意这种观点，再宏大的主题，都有一首《凡人歌》。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种磅礴力量的组成分子，哪怕自己就是一粒微尘、一道车辙。

所以，我改了角度。原本，我是想写秦岭里灿烂的文化 and 奔涌的气魄，比如苏陕协作，比如风物遗迹等等，或一直擅长的抒怀寄情，或是一双才子佳人的恩爱情仇。但，随着一次次踏入此地，一次次与这

里的人们相逢，我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——文字，生于泥土、长于平凡。

在全书主体部分写作完成时，我把手稿给了几个好友让提提意见。结果，他们无不惊讶，问我，“这怎么和你之前的文风，截然不同？”

我答：少年不识愁滋味，爱上层楼。爱上层楼，为赋新词强说愁。而今识尽愁滋味，欲说还休。欲说还休，却道“天凉好个秋”！

是的，我也翻过了自己“为文”的一座大山。路过“见山不是山”的华丽文字、爱短情长，我走入了“见山还是山”的人生阶段，可能是刚好过了不惑之年，所以悟了，自然是文风大改。然我更认为是，这近两年的工作，托举着我，走到了另一种感悟。

我已记不清在这秦岭梁子上，来来回回了多少遍，总之，一有时间，我就往山里钻，时常被朋友们调侃：你不如就在山里找个人，嫁了吧。

在我的素材库里，记录了189个人物、56个村子。

当然，有的人物没有写进去，这样那样的原因，有的人物一开始拒绝接受采访，屡屡受挫之后，我没有放弃，只要一有时间就提着水果、茶叶和糕点，一次次地耐着性子前往拜访，一次次表明来意。他们也许开始是“坐而论道”地给你讲一些不痛不痒的话题，当真正感受到你的诚意，拿你当朋友时，才开始讲掏心窝的话。

所以，每当辛辛苦苦已经写完其中一章时，他们才开始给你讲真正的“内容”，毕竟人和人相处，需要时间和过程。每每此时，我便不得不把已经写好的上千字甚至上万字的内容，删除掉——其中一些章节甚至是我熬了好几个通宵才写完的，删除的时候就像是在做“剧痛人流”！可是没办法，“主人公”们才开始信任你，后面讲的才是真正的“秦岭与自己”。

在写第六章时，曾拜托公安上的朋友多多介绍基层民警，最终呈现的，是老何、“彭涛”，还有涉峪派出所的一群警察朋友。但实际上，在听到我要写他们的故事时，还有很多深山派出所的民警们等着我去。

他们中，有很多已经在山里驻守了30多年、40年，就是一个人的一辈子了。我知道，他们一定有很多话想对我说。

国庆放假前，周一至周五有位森林公安王

警官，再一次询问我什么时候能到他们那里去看看，说还有很多人等着，还有很多话想对我讲。说实话，我内心十分愧疚。书已经完稿了，素材早就够了。但我，不想让他们感到他们是被文字“遗忘”的一群人。

我从未如现在这样感受到，基层干部群众对于“文字”的渴求；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受到，一个作家是如此被基层需要，我身上的责任与担当，其实很重很重……明白了“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”这句话，是多么殷切的嘱托、多么神圣的使命。

中秋节前，全部完稿了。我回了一趟老家，看了看父母。父亲对我这半年来的频繁回家感到意外又惊喜。其实，全家人早都希望我能与父亲解开多年前结下的“心结”，毕竟他现在一直病着。弟媳曾经在父亲有次病重时给我说过，父亲感觉到自己时日无多，希望我能够回家去。

“回家”，多么遥远的词语。我以为父亲从不以我为骄傲，希望我走得越远越好。这些年，我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在西安，逢年过节，多少次忙碌到深夜回家，多希望在走进家门的那一刻，厨房里有妈妈的身影，沙发上有父亲的等待。可一打开门，家里依旧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，安静到连灰尘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清楚，那种积压在胸腔里的痛，那种难以名状的孤独感，或许再无人能感受得到。

我想，我还是渴望父爱的，对父亲是有期待和爱的。只是，无数次冰冷决绝的话语和分歧，让我们不会表达也害怕表达了，最终选择了逃离。

我也想好好和父亲倾诉，但我没有勇气，我心里有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，它比秦岭还高。

在成书过程中，我听到了王瑛对女儿的等待，看到了阿敏对“自闭症”养子无私的爱，还听懂了李连杰的父亲其实对他是何春燕，为何最终接了父亲的嘱托，做了27年护林员。

这也许就是人间，爱有时越冷越烫。我想明白了，也在一次次的回家与“尝试交流”中摸索出了如何与父亲对话，父亲也小心翼翼地配合着我的逻辑，我们就像“天底下最笨的人”，才开始学习怎么开口说话——面对自己爱在深处的人。

我知道，我已经走过了秦岭，也走过了我自己。

往那更幽深处的哲思。交谈过程所感受到的“执”，或许文字中能看出“理”；日常生活中的“满”，或许转化为文字中的“空”；工作中的“忙”，或许在行文中表现出的是“闲”。那一段段文字背后的思想，不再是对熟人的固有印象，而成了与你一同呼吸、一同奔跑的伙伴。有时，你会豁然开朗，从前觉得熟人执拗之处，如今看来竟是如此圆融统一，那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的惘然，顿时化作“拨开云雾见明月”的澄明。有时，你又会生出新的疑窦，与作者在心底里辩论起来，这辩论没有胜负，却让朋友之间的交心，又深了几许。

龙首文苑

2026年5月1日 星期五 主编：赵命可
责编：秋川 美编：庞红梅 校对：梅莹 金苗
文化艺术网 / 数字报 www.whysw.org

A05

文化艺术报

龙的伞

○范墩子

“龙的伞”非龙非伞，而是棵国槐，当地人称其“龙的伞”。

要找见此树，可不容易。生人来访，多失望而归。它高悬崖畔，位置极隐蔽。可你若在村上打问“龙的伞”，村人立即就指了方向。树在永寿县渠子镇余家沟边。我先隔着沟看见了它，远远望去，它独立崖梢，树身斜举于半空，从中间处，打了一个弯，枝条稀疏，但多聚在打弯的枝干上，潦潦草草，像在哭诉什么。是伞的形状，不过伞已折弯，再看，觉得奇特，那枝干因弯曲，愈发像龙。龙腾

了，单看这边，倒更像柏树。站在土崖上看，树皮像龙鳞，还是老槐的褐色，这龙正在蓄力，就要腾空而起了，飞入茫茫沟野，像闪电般划过天空。

它是多么渴望活着呀。活着，就有生命的高贵，就能享受风雪的孤独，就有独自面对晚霞的热烈。活着，就是伟大的；活着，就是骄傲的。

这才看清了树。先说根，

根分两半，少半被斩断，悬于空中，多半仍死抓着土崖，不肯认输的样子，但全已枯朽，干的干，裂的裂，断的断，只看露在外面的根，绝不会信它还活着。再说身，整个树身傲然挺立，树皮干枯得发白发灰，毫无生命迹象，中间处，裂开一条很深的缝隙，若沟风再刮几年，完全断开也不无可能。这样的树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可恰恰挨土崖

的树根就活了一部分，这才有了弯上半空的两根粗枝，尽管不长，但依然细枝盘绕，显示着生机。挨着崖边的树身，光溜溜的，龟裂的皮全被风刮掉

了，单看这边，倒更像柏树。站在土崖上看，树皮像龙鳞，还是老槐的褐色，这龙正在蓄力，就要腾空而起了，飞入茫茫沟野，像闪电般划过天空。

它是多么渴望活着呀。活着，就有生命的高贵，就能享受风雪的孤独，就有独自面对晚霞的热烈。活着，就是伟大的；活着，就是骄傲的。就像一旁的沙棘和高草那般活着，感受着，吸收着，壮大着。面对它，我感到羞愧，你看它生存的环境多么恶劣呀，可你看它，却活出了傲骨，活出了气象和力量。唯有在自然的世界，人才能感悟到生命的博大和顽强。

墨耘·曾广闲文专栏

读熟人书 (3)

○墨耘

还有一位朋友，古诗词功底深厚，专门写过一本酒和诗的文化散文集，他比较李白和杜甫：“李白的底色是豪放，杜甫的底色则是沉郁。杜甫是建筑的，李白是音乐的。杜甫是哀而不伤的，李白是乐而不

淫的。”读来耳目一新；再如，他比较李白和白居易：“如果说李白奇瑰的诗歌增强了中国人的想象力的话，白居易的闲适诗则提升了中国人的安闲自得精神。”恰如其分道出了两位大诗人的诗歌特点。

再说哲思为魂的风骨。读“熟人书”，因为从平日言谈举止中能大致了解作者的语言深度，自然便容易从他的文字里通

当没看到一样。

记忆里都是她的母亲坐在凳子上挤牛奶的情景：一只手的大拇指和其他四指分开，在母牛的乳房上卡住，向下一挤，另一只手快速卡到刚才那只手起始的位置，也向下一挤。两只手轮番交替，新鲜的牛乳就分着叉从牛乳头咄出来，有劲，浓郁。

除了卖生牛乳，她家也会熬开牛奶，加工奶皮子这类好吃的去卖。屋里飘着浓郁的奶香，在一旁玩的我也就玩得专心了，脑瓜子不听话地被香气拽走。

后来不去她家玩了。是有一天在她爷爷住屋，突然出现一个黑漆漆的巨大的棺木。她爷爷还挺健康的，比我出生时就已经半身不遂的爷爷健康多了，还能喂牛，也会挤奶，会抱着一大

想起五六岁时一个玩伴。

那时在城郊爷奶家住。爷奶家离农田有些距离，应该要走一段距离，不然怎么会有只看过两三次农田这样的印象。

这个朋友家是做畜牧的，有个超大的院子，院子里养了几十头牛，那种黑白花的奶牛。

她大概比我大两三岁的样子。小的时候都爱和比自己大的孩子玩，她们总比自己懂见的多一些，带着玩的花样也就会多一点，就会有些惊喜，有趣。

她也会带我去她家，穿过牛棚，那些牛很高，我常会怕它们踢我，就使劲快跑。

20世纪80年代，生活还都不富裕。卖牛奶就是她家的营生，每一滴都能换来钱，大人们自然珍惜，自家喝也是精打细算。虽然也看出来我们这样串门来玩的孩子眼里贪婪的馋，也就

怎么能不遗憾呢

○陈莹

捆草去喂牛。

而那个棺木就那么明晃晃地摆在屋里。我眼睛都不敢瞟，好像它能突然自动掀起盖子……

我再也不去她家了。可缘由我谁也不敢说：有怕她知道我胆小，有怕她会因为爷爷在里面难过，有怕那个棺材会突然站起来又把我扣住……反正很复杂。

我俩就这样在散淡的日子里，在大马路的路边玩，在通往我奶家逼仄的巷子里玩。胆子大的她还会带着我趴邻居大院的木门缝，去偷看邻居家十七八岁的姑娘的哥哥在院子里织毛衣。

我总和她玩了。小孩的理解力不行，主观里好像说她学习不好，别带坏我了。

这个理由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，反正，她家里三个姐姐也都是小学没毕业就去帮家里干活了，她好像也小学没毕业。

那时，我已经离开奶家，回市里读书了。

后来的日子里，我也不爱读书，总爱玩，爱各种新鲜有趣的玩法。

分开久了，人就淡了。孩子也一样。大家换了圈子，换了重心。我再回奶家总是父母有空带着。那时也没有电话这样的联系工具。临时回去找

她，总是不巧，她在自己的生活节奏里忙着，错过了。

我再也没有见到她。

只是后来的几十年，我会突然想起她家的院子。我还是那个孩子，跟着她跑，气喘吁吁的。

刚才又想起来，突然想到，我忘了她名字。

心里下意识去想，没事，等会儿我问下我妈。

可突然又想到，我奶妈前年过世了，而我爷爷，已经留在1992年的五一了。

我奶妈已经离开了。这是她离世到现在，我都不觉得真实的事。

怎么能不遗憾呢。那些琐碎的人和事，那些不经意的以为来日方长。等真想回头去找，去问，去认，却发现人早就散了。

怎么能不遗憾呢。我不只是失去一个旧玩伴，我也失去了一段生命的见证人。